

NOTRE-DAME SOUS LA TERRE



[法] 阿尔诺·德拉朗德 著

地下圣母院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illegible]

地下圣母院

地下圣母院

NOTRE-DAME SOUS LA TERRE

[法] 阿尔诺·德拉朗德 著
周行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下圣母院/(法) 德拉朗德著; 周行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4

书名原文: Notre-Dame sous la Terre

ISBN 978-7-5086-0829-7

I. 地… II. ①德…②周…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603 号

Notre-Dame sous la Terre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07 by China CITIC Press (the former CIT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地下圣母院

DIXIA SHENGMUYUAN

著 者: [法] 阿尔诺·德拉朗德

译 者: 周 行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 14 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0 千字

京权图字: 01-2006-5002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0829-7/I·30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1. 大教堂 1095 年 1
2. 藏画 1999 年 11
3. 志向 20
4. 传奇 1099 年 30
5. 谜题 1999 年 44
6. 候见厅 59
7. 奇画 1100 年 73
8. 过去与现在之间 1999 年 81
9. 英维斯塔银行 1999 年 94
10. 《茹贝尔的东征记》 1102 年 109
11. 地下圣母院 1999 年 118
12. 死亡 1999 年 134
13. 出海 1433 年 148
14. 葬礼 1999 年 160
15. 决战爆发 1999 年 179
16. 无边大海，怒涛汹涌 1433 年 194
17. 乱党 1999 年 205
18. 灯台 1999 年 215
19. 厄运难逃 1999 年 230
20. 谁能像上帝？ 1999 年 237
21. 安魂曲 1999 年 246
22. 终章 三个月之后 1999 年 252

1. 大教堂 1095 年

绰号叫“乌鸦”的路易高高站立在尚未完工的钟楼尖顶上，俯首往下看，这座正在修筑中的大教堂极为雄伟，四周的广场上观者云集。

路易是个技艺了得的工匠，却被人取了“乌鸦”这么个浑名，因为传说他会带来噩运，也可能因为有人说曾目睹路易劳作时在高楼大厦之巅行走如飞，脚下凌空却毫无惧色。然而，跟他一起干活的好几个同伴却先后从高空失足坠地而殒命。所以实际上别人都不太愿意和“乌鸦”一同待在脚手架上。工地上常见这样一幕：其他工匠在攀爬脚手架之前一面在胸前画十字，一面向上天祈祷；而“乌鸦”早已稳立其上，向他们伸出一只粗糙的手，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

此时此刻，格罗让和艾默力也站在钟楼尖顶处的木板上，与路易相隔不远，两人因而提心吊胆。路易不时发出响亮的大笑，弄得他们忐忑不安；那笑声仿佛划破天空，召唤着与他同类的乌鸦。高处的疾风抽刷着他们的面颊，那笑声随风传得很远，几乎将低处广场上嘈杂的人声都压了下去。

这天中午，“乌鸦”大吃了一顿，肚子填得满满的，行动却依旧十分敏捷，一路跳着登上大教堂的顶部。只一眨眼的工夫，他便顺着靠在扶垛上的梯子爬到了柱顶的飞梁之上，又攀着飞梁上了脚手

架的最底层，然后绕着整个屋顶转一圈，他所到之处工匠们纷纷闪避。经过钟楼已建好的底部时，路易稍作停留，想透过钟楼上的彩色玻璃窗瞧瞧教堂内部的情况。不过，无垠的天穹似乎在呼唤他再往高处去，他一跃爬上了刚刚砌成的大门三角楣，接着登上一架梯子，终于来到尚待施工的位置。

路易细细抚摩着石料。石料仿佛散发出一种神圣的力量，那力量将带给这座专为造物主而建的大教堂圣洁与活力。摩刻岩石这一工作意义深刻，因为天然之物由此被去除粗俗，从浑璞的本态中脱胎，后经琢磨而化成人形。用于砌筑教堂的石块是从城外的采石场里打凿出来的，根据施工的需要一批批运至城内。起初，只需固定脚手架和几块斜板就能卸下独轮手推车上运载的石料。不久，工匠们便在工地上立起了木制的可旋转吊车，吊车靠坚固的绞盘带动。工人像转笼中的松鼠一样踩踏转轮，使之转动，才能吊起体积巨大的石块。教堂的四壁初现雏形，工地上的转轮越来越多，数百名工匠的呼号声也越来越响。

2

工地上有数百人在忙碌着，建造大教堂的砖石带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印记：运送石料的工人在石块上做记号，送达工地时便可按数量领取报酬；石块上有个人的铭文或者团体的款识；而最主要的是各种实用标号，标明石块的使用位置、大小、堆砌法、层表的高度或厚度等。整座建筑仿佛是一部题献给上帝的石砌之书，祈愿圣言降临。

大教堂的修筑引发的不仅是这些帮工、学徒和建筑师的狂热追逐，还有众多信徒从各地赶来，到采石场搬运石料、砍伐木材或送来石灰，他们也要为完成这一盛举出力。当然，信徒们极有分寸，修砌之事还是让那些能工巧匠负责。在他们眼里，工匠们被光环笼罩，几近神人。信徒或是捐出钱财，填满教士和建筑师的腰包，或是激动地看着教堂一日日建起，为一群群干得热火朝天的木匠、泥瓦工、石匠、玻璃匠、粉刷工和管道工默默祈祷，便心满意足了。

当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群情高涨——正如眼下，众人骚动起来，纷纷翘首仰望站立在塔尖的“乌鸦”路易。

教堂的落成对众人来说即代表福音天降，而真正为这一福音传道的“使徒”并非高处的路易，而是端坐在广场上的工长。工长将一张张图纸铺展在宽大的桌面上，同时桌上还摆放着角尺、圆规和直尺。他了解各种材料的强度，也懂得计算推力的重要性；他还对比例及立体空间有认识。工长发号施令如同炼金术士诵念秘方，每个人听令后迅速开始工作，分别负责柱头、雕像或彩色玻璃窗，还有人将砖石一块块排列整齐，砌成拱券，从而造出离地面一百甚至一百五十英尺高的穹顶。教堂的施工状态由修筑者的心情而定，随着他们的情绪或接受的指令而变化，时停时建。有时砌了一半的耳堂突然停工，工匠们被派去雕琢中殿正面的玫瑰花窗；有时刚动工的穹顶尚未完成却又改修塔楼。

工匠们分成好几等，报酬相应有多有少，矛盾由此而生。有些忤逆的学徒胆敢顶撞师傅，时常因此发生打架事件。“乌鸦”路易在不少工地上干过活，也曾与他的一些同伴发生过摩擦，甚至冲撞过几个地位比较高的人。一次他忘掉了基督徒的规矩，把教会财产管理人狠揍了一顿，差点闯下大祸，至今记忆犹新。不过，路易知道，发生斗殴也表示工地上人气旺盛，充满活力。若一切沉寂无声，他反倒开始担心……

正因如此，当路易看到格罗让和艾默力向他投来猜疑的目光时，他忍不住想跟他俩好好打一架，展现一下工地的“活力”。那两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表现得极为不信任，着实欠揍。另一方面，路易乐于保持“乌鸦”的称号，因为它令人产生畏惧，赋予他一份特殊权力，可以加以利用。

“加油啊，你们这两只小羊羔！”路易冲着他们喊道，嘲笑两人那副阴郁的样子，“跟你们俩一块儿站在这儿真是三生有幸！”

“闭嘴，‘乌鸦’！”艾默力使劲挤了挤他那只尚能辨物的独眼，

回答道，“专心干你的活儿，节日盛典可不能马虎！”

路易低头望了望脚下的广场。

这天正是圣体瞻礼日。教堂的广场因人潮涌动而显得狭小，人群中涌动着一阵又一阵的喧哗和吵嚷。附近的贵族们带着一队队侍从浩浩荡荡地来到此处，炫耀着他们的奢华富贵，旗杆上高悬着各个显赫家族的徽章。其中有一位名为伊尔德伯特的骑士最有威望，富甲一方。他身着铠甲，前面有蓝旗为他开道，旗上绘着双狮十字架，那便是他的家族徽章。主教来得比他稍早，一队人马衣着均为金红两色，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大群唱诗班的儿童，与伊尔德伯特骑士的威武架势相比毫不逊色。

平日里，广场上丢弃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垃圾成堆，引来飞鸟啄食。但为迎接节日到来，人们做了大扫除，整座城市焕然一新：街道和房屋的正面墙壁都被清洁得干干净净，还搭起了许多台子，杂耍艺人满脸油彩站在台上表演。人们甚至还筑起了一座凯旋门，门下有人玩九柱戏，有人玩投饼。很快还会有大批人到来，路易站得高，早已遥望到那游龙一般的队伍朝着广场前进。各个行会也纷纷打出自己的旗帜，气氛愈发热烈。从下午一直到深夜，人们将举着火把，跳起法兰朵拉舞；路易却打算庆典结束时和街头某个女人共度良宵，仁慈的主看在臣民建成大教堂的份上大概会原谅他的放纵。

眼下，众人都在四下闲聊，议论着哪家小孩被杀或是巫师作法之类的新闻。村民们聚集在房前的门廊下，正面被粉刷得颜色鲜艳的房屋顶上竖立着十字架，十字架旁边则是一尊刚刚掸拭干净的圣母像，或是一尊圣者像，伸着食指，仿佛带着不容置疑的神情教诲世人。街头悬挂的各式招牌上都装饰着精美的铁艺。摆摊的手工艺人和小店主在石椅旁支起架子，放上待售的商品；有些人打开了自家窗户下方的出气口，改成临时的柜台。他们在熙来攘往、人声鼎沸的大街上忙碌着。走南闯北的外来商贩被本地同行呵斥驱赶，再

加上公差们大声宣读公告，市声更加喧闹。

不过，大部分来到广场的平民都聚集在大教堂的门廊附近，典礼结束后圣体行列将从那儿出发。这一次圣体瞻礼节被定为大教堂落成庆典日，因此路易和他的两个“帮手”受命完成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大弥撒礼毕，众人走出教堂大门之时，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将最后数块构件安上钟楼塔尖，据说此举将给大教堂带来最美好的未来。实际上，施工仍将持续一段时间，钟楼的塔尖还需要加固。

“乌鸦”路易掂量了一下那个需要他独自扛上教堂最高处的巨大铁制十字架。格罗让和艾默力还是满怀疑虑地盯着他。

“嘿，‘乌鸦’！”艾默力开口道，“看着你拿那十字架，我总觉得有些亵渎神明。赶快放好！你一会儿可别松手……谁都知道，你一动手，多少东西都从钟楼上掉下去！”

“少惹我！无赖。如果不想落得跟那些东西一样的下场就给我小心点儿！”

格罗让脸上不由得一惊，望了望下方。

现在广场上已经没有人了。人群都已涌入教堂内，神甫们簇拥着主教，主教宣布典礼开始。

路易耐心地等待着典礼结束，从塔尖眺望四周的乡野，直到目力所及的天边。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自得的微笑。越过村里房舍的重重屋顶，可以隐约望见一片广阔的草原和麦田。此起彼伏的山丘将耕地分割开来，山丘上生长着大片茂盛的树林，因农民开垦林地扩大农田而逐渐被蚕食。偶尔有阳光穿透云层，投射到那一块块土地上。因为今天是圣体瞻礼节，田里空无一人。还可以看到蜿蜒的墙垣、横跨大河沟的弯弯小桥以及当地贵族居住的高大城堡。

格罗让和艾默力坐在一旁，双脚悬在空中……

终于，教堂的门打开了。

人群如潮水涌到广场上，走在最前面的是神职人员和贵族，伊尔德伯特骑士也在其中，他身后紧跟着几位曾在这个工地上工作过

的工长。所有参加典礼的工匠都赶紧回到各自的岗位，静待号令。

广场上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此时此刻的庄严令主教心中大快。

他向前一步，与人群分开。伊尔德伯特骑士和他一道。其他几位贵族和神甫随后形成一个圆弧。此时主教微笑着示意最后一位工长走上前来，工长自是不敢怠慢。

路易在高处望见两人交谈了几句。接着，主教缓缓抬起手，指向路易。

上千人举头望着钟楼塔尖。

路易点了点头。时候已到。

“好了，”他对格罗让和艾默力说道，“该我上去了。”

他屈膝用力一跳，非常矫健地登上了临时搭成的踏板，站在踏板上就能够得着教堂的尖顶。他听到下面的人群发出一阵阵低声惊叹，突然感觉到从未有过的一种兴奋，不由得有些颤抖。他拿出身上带着的一根长绳，将一头牢牢地绑在塔尖上，一头系住自己。然后他向身下方几米处的格罗让和艾默力做了个手势。

“我准备好了，小伙子们！把十字架竖起来！使劲啊！加油，大伙儿看着我们呢！”

格罗让将十字架竖起。

艾默力给路易扔去另一条长绳，绳子的另一端系在十字架上。

路易接住绳子，拉紧。

“‘乌鸦’，往上拉！”

艾默力和格罗让在两旁扶着十字架，众人再次激动不已；十字架慢慢上升，愈来愈接近尖顶上为它而设的铁质底座。路易的头发在风中飘舞，强壮的双臂紧紧拉着绳索，努力保持着呼吸平稳。

路易双手抓住了十字架，将它高高举过头顶。

广场上，众人看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都紧张地屏住呼吸。

“嗖——”

路易猛地扭头。他仿佛听见一声尖啸，也许是耳边的猎猎强风。可尖啸之后又传来类似耳语的声音，接着是一声被掩住的轻笑。

路易一下子将十字架稳稳当地安到金属底座上。

起初有几声迟疑而零落的掌声，突然掌声如雷鸣般爆发，人群尽情欢呼。

然而，路易听到了别的声音。

好似一声闷响。一阵震颤，从远处传来，愈来愈强。

“嗖嗖——”

他再次回头，接着望向下方的艾默力和格罗让。

他们脸色惨白。

“你怎么了，‘乌鸦’？”艾默力无力地问道。

路易的表情僵滞了。

“那、那儿……”格罗让舌头打结，说不出话，用手指着路易所站的位置。

尖顶出现一道深深的裂缝。

路易惊恐得双眼圆睁。震颤声变成了碎裂声。

底下观看的众人开始惊愕地望着尖顶，笑容凝固在脸上。

碎裂声不断传来。

一次。

两次。

三次。

“天哪！”广场上有人大声惊呼，手指着教堂正面墙上一条正在迅速延伸的大裂缝。

主教以为有人施了妖术。工长则吓得用手捂住了嘴巴。几位贵族惊惶得不知如何是好，竟拔出了佩剑。

尖顶摇摇欲坠，在因恐慌而呆立的人群头上左摇右晃。路易死死抓住绳索，在空中荡来荡去。好高，太高了！路易望着下面一张张惊恐万分的脸，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可怕的眩晕。四周的景象

摇晃着，旋转着。路易觉得自己的心脏怦怦直跳，胃里翻江倒海。石头仿佛不再固定，像盘旋的蛇身一样波动不定。

格罗让慌忙抓住一根绳子——绳子已失去了固定之所——摇摆着往下坠。

随着众人干涩的嘴唇中发出的一声充满恐惧的惊叹，格罗让坠地身亡，艾默力感觉自己也快倒下去了，工匠们纷纷逃离脚手架。人群顿时惊惶失措。

艾默力所处的木制柱顶盘突然一下裂开，他也坠落下来。

“乌鸦”吊在空中左右摇晃，绳索被拉断之前，他做好了摔下去的准备，但心中仍想着：“这不是我的错！不，不是我的错——”接着整个钟楼坍塌，石块纷落，如洪水一般将他永远淹没。一片巨大的尘雾向天空升腾，数百人被砸倒在地面。教堂两侧的飞梁一个接一个地断裂砸落，整座建筑霎时间一分为二。

大教堂轰然倒塌，四壁都化为乌有。

地面上的成百上千人为求保命一齐抱头蹲下，却根本没有用：大多数人被石块砸死，主教本人也和唱诗班的孩子一同被活埋。几个女人腿部受伤，眼睁睁地等着石头砸落。还有些人在奋力跃起，试图逃脱，但仍被崩塌的教堂吞没。工长只惨叫半声，转眼大石压顶，再无声息。灰尘弥漫，令所有的华服失去了光彩，几只手挣扎着最后一次举向天空，然而正是倾覆的天空将他们吞噬，如同远古的克罗诺斯^①将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吞入肚中。

大教堂所建之处叫拉文奈尔（Ravenelle），当天夜里，死里逃生的伊尔德伯特骑士梦见大天使加百列对他说：“去吧，伊尔德伯特！抛下你的一切，到耶路撒冷去。征讨异教徒，圣城的神庙里有宝藏，找到了你就可以将被恶魔毁掉的大教堂重建起来。你会在那里找到

^① 克罗诺斯：希腊神话中的提坦巨人，在被他的儿子宙斯废黜之前一直统治着宇宙。

圣光和主的保护，上帝会赐福于你。到时候，你的家族将无比兴盛，你的子孙世代受福荫。凭着上帝之名，凭着至圣之名，出发吧！”

伊尔德伯特梦醒后心慌意乱。他本将在夏至后的第三十天迎娶美丽的艾蕾欧诺尔，国王腓力一世^①亲自主婚，婚礼原定在如今已灰飞烟灭的大教堂举行。

他转念一想，对，我应该阻止邪恶的力量，应该重建教堂，应该战胜异教徒。

艾蕾欧诺尔！为了你，为了我俩共结连理，为了与基督同在！

在奥维涅的克莱芒正举行一次特殊的宗教大会，主持会议的是教皇乌尔班二世^②。几个月前，即七月中旬，教皇便从意大利前往卡佩^③王国。他即位七年，雄心勃勃，世人皆知：改变神职人员的风气；重新拉拢拜占庭和希腊，以图恢复教会统一，尽管1054年发生了分裂^④，乌尔班二世对此依然心怀希望；掀起圣地朝拜的热潮。乌尔班二世八月初到达法国边境。接着他为巴伦西亚的新教堂祝圣，然后到布依举行圣母升天节庆典。

乌尔班二世在布依见到了主教阿德马尔·德·蒙特伊。为表示欢迎，阿德马尔主教命人在教皇面前演唱自己刚刚写成的《圣母颂》。之后两人谈论起了东方的问题。他们的心中冒出了同一个念头，而且越来越强烈。抵达布依的当天，教皇便向法国的每位主教发出了谕旨，召集他们三个月后在克莱芒参加评议大会。

乌尔班重新上路，先后造访了王国的三十座城市，期间在克吕尼隐修院停留了一段日子。此处正是他的出生地，他感到格外亲切。

① 腓力一世，1052～1108，法国国王，1059～1108在位。

② 乌尔班二世，1042～1099，出生于法国贵族家庭，曾为克吕尼隐修院修士，1088年当选罗马教皇。

③ 中世纪封建时期自987～1328年的法国王室。

④ 1054年，基督教分裂成两大教派：西面是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天主教，东面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

他的胸中似有一团火在跳动，长时间地权衡着自己即将昭告天下的决定。

在加尔，乌尔班会见了该地的领主莱蒙·德·圣吉尔，并认准此人德高望重且威武英勇，将是助他实现伟业的最佳帮手。

大会于十一月十八日召开，原本主题只与教会的事务相关，然而，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因作风不合教规被逐出教会^①。伊尔德伯特担心腓力一世会因此收回将艾蕾欧诺尔公主许给自己为妻的承诺，不过国王向他保证不会食言，还嘱咐他无论如何要听从大天使加百列的指引。一旦伊尔德伯特凯旋归来，艾蕾欧诺尔就会嫁给他。另外，这次远征定会使得乌尔班和卡佩王室重修旧好。不过，还需发动贵族一同出征。主教们煞费苦心，企图以“神命休战”结束贵族之间的战乱。

十一月二十七日，当乌尔班走出举行宗教大会的克莱芒教堂，伊尔德伯特正守候在教堂广场上。教皇的言论引得伊尔德伯特心神不宁。乌尔班终于表露出自己的宏伟计划：不再帮助拜占庭收复失地，而是派军开赴耶路撒冷，让基督圣墓不再受控于他人之手。“这是上帝的旨意！”众人反复高呼，伊尔德伯特也跟着他们默念着。这样一来，主教的意志正暗合他梦见的天使之言，所有征兆联系在了一起，催促着伊尔德伯特上路东征。

伊尔德伯特也见到了莱蒙·德·圣吉尔，此人是他的远房亲戚。伊尔德伯特说服圣吉尔让自己率领一支由两人各自的兵马组成的军队，响应教皇的号召开始东征。伊尔德伯特觐见国王，辞别时再次誓表忠心。然后，他与艾蕾欧诺尔在做告解时私下道别：这对恋人彼此承诺忠贞不渝。

就这样，带着两千名士兵和对艾蕾欧诺尔的留恋，伊尔德伯特启程奔向上帝之城。

^① 1092年腓力一世与安茹伯爵的妻子结婚，被教会逐出教门。他与教廷开始马拉松式的谈判，直到1104年教廷承认其婚姻的合法。

2. 藏画 1999 年

依拉克·维堡与“蒙席”^①列奥纳多·斯皮内利·迪·罗萨斯肩并肩走在梵蒂冈城的花园里。他们俩背着手，压低声音交谈着。路上不时遇到身穿紫红长袍的红衣主教，只听得衣襟簌簌作响。斯皮内利向同伴点头致意，维堡马上也向对方点点头，略显拘谨，但同样热忱。两人接着心照不宣地互望一眼，待身旁无人再开口。

他们相识三十多年，每年至少碰面三次，而且每次相谈甚欢——两人的友谊似乎丝毫不曾受到时间流逝或人生变幻的影响。

依拉克·维堡长居巴黎，执教于索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卢浮宫学院和法兰西学院，名气颇大。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任的资历最深的法国艺术史学家，最重要的是，依拉克是古代及中世纪音乐研究领域的唯一专家，他酷爱这一领域。然而这也是他的弱点，不得不常常独立工作，也只有他自己能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依拉克是个永不满足的博学者，总是遭到同行的妒忌，他极力推崇基督人道主义，这一精神令法国和意大利自文艺复兴开始结下不解之缘。

维堡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并非纸上谈兵，孜孜不倦的求知欲促

^① 蒙席，教会中的一种荣誉阶衔，在天主教会中作为一种很高的荣誉阶衔被教皇赏赐给那些德高望重、工作认真的神甫。

使他不分国界地寻觅同道。他面容酷似猫头鹰，前额光秃，身材矮壮。罗马、伦敦、雅典、纽约，处处有他的身影：在博物馆里，他咒骂运转不良的空调；在阶梯教室里，他擅自打断发言者的报告，指出对方的错误——不论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运用自如。他十分后悔忘了德语，除了个别唤起他痛苦回忆的德文单词，如 Ausweis^① 和 Grossmutter^②。

确实，维堡出生在科隆，但他的父母很早便为躲避纳粹而离开德国——就在《纽伦堡法案》^③ 及其他几项针对犹太人的法规刚刚颁布后不久。他在美国长大，二战一结束便返回欧洲定居。在巴黎念大学时，维堡结识了列奥纳多。列奥纳多那时还是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作为一个教皇使节团的成员访问巴黎；虽然他当时排位最低，一些身居高位的人预言他前途无量。理所当然，在梵蒂冈的历史上，斯皮内利·迪·罗萨斯家族已出过不少人物，有主教乃至红衣主教。因此，列奥纳多的父母将五个儿子中的幼子送入神学院，期望再次光耀宗族。

早在十七世纪时，佛罗伦萨的迪·罗萨斯家族就因支持教皇反对皇帝而名声大噪。在列奥纳多曾就读的罗马中学里，老师还讲授迪·罗萨斯家族的先人所创下的战绩。1960年，列奥纳多被任命为神父，走上了祖辈为他开辟的人生大道。当他的长兄升任国防部参谋，列奥纳多已进入高级神职人员学院，接着在见习期去了波兰做教廷大使。回到意大利时，他当上了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的国家指导神甫，之后接到梵蒂冈的诏令便离开这一职位，开始新的工作。很快，他就成为后来当选教皇的克莱芒十五世的亲密助手，专司外

① 证件。

② 祖母。

③ 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对“犹太人”做出了定义。根据该法案，凡有一个以上犹太裔祖父母的德国人都会被视为犹太人。《纽伦堡法案》还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国民权利，并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发生性关系定为非法。